

# 银河英雄传说

日本出版史上最伟大的科幻小说

2

浩瀚无垠的宇宙、不停前进的人类、永无休止的争斗。从地球政权毁灭的灭烬、银河联邦的成立，到民主共和体制的衰亡垮台、以至于发展为两大势力以银河支配权为赌注的长期战争。人类将对立和破坏的剧本重演了无数次，只留下以愚昧和尝试相互交错而写成的历史。然而，两位英雄人物的偶然相遇，又写了银河的历史，也改变了他们周遭众多人物的际遇……

田中芳树◎著

蔡美娟◎译

# 银河英雄传说

日本出版史上最伟大的科幻小说

田中芳树◎著  
蔡美娟◎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进银  
封面设计:利民平面

## 银河英雄传说②

第三部 峨伏篇  
第四部 策谋篇  
〔日〕田中芳树 著  
蔡美娟 译

---

出版发行:西藏人民出版社  
经 销:山西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西省社科院印刷厂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320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2000 册

---

ISBN 7-223-01128-9/I·330 定价:19.80 元

---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美丽的银河，正在燃烧中。

### 第三部

## 雌伏篇

击败了贵族联合军的内乱，莱因哈特便着手于巩固帝国的支配大权。正值日理万机之际，科学技术总监提出了移动秃鹰之城至伊谢尔伦回廊，展开要塞对要塞的攻略作战。此时杨威利离开了伊谢尔伦要塞，前往首都海尼森接受审查会的盘问。远离驻地只身奋战的杨提督将如何挽救这场危机呢？

……另一方面，直逼同盟存亡的空前阴谋，亦在费沙的奔走下加速地扩大……

# 第一章 首度出击

## I

刚开始的时候，少年并不喜欢宇宙。

当他年纪还没大到足以称为少年时，有一个冬天的夜晚，他骑到父亲的肩上仰望天际，当看到蓊郁的雪岭上那片广阔而生硬阴凉的漆黑时，他害怕得紧紧抱住父亲的脖子。在幽深难测的黑暗里，仿佛有只无形的手伸出来，把他小小的身子攫走似的，那种恐怖的感觉令他毛骨悚然。

如今，父亲过世了，少年心中对宇宙深处的恐惧感也消失了。现在，他内心只希望自己拥有一双翅膀，能与父亲以外的人，一同在星辰闪耀的银海中自在傲翔。

宇宙历七九八年，帝国历四八九年的一月。

尤里安·敏兹转眼已经十六岁了。

自由行星同盟军伊谢尔伦要塞的驻留舰队中，由达斯提·亚典波罗少将所管辖的大小共 2200 艘的分舰队离开了军事要塞，经伊谢尔伦回廊往银河帝国领地的方向挺进，尤里安·敏兹也在其中。

分舰队的任务是担任最前线的警戒、巡逻、以及大规模的新兵训练。

去年，所谓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发动政变，使自由行星同盟深受打击。为了平息政变，同盟军消耗了不少人力资源，在杨威利提督的指挥下，原为新旧兵混合编成的伊谢尔伦要塞驻留舰队虽然历经丰富的战斗经验，但是，内战结束后，这些有经验的人，大多冀望能进入

新增设部队的核心,因而纷纷被“挖角”了。

老兵的兵源只好由新兵递补,虽然人数仍然相同,但战斗素质理所当然的较以往差了许多,纵使他们有潜在的能力,但要激发出他们的潜能,也必须要相当的经验和时间。

将这群菜鸟调教成能独当一面的战士,并不容易——由这个角度来看,某些负责教育新兵的人认为,有必要把眼光放远,在现阶段不适宜随便改动军事组织,不要说和银河帝国随时都会发生的军事冲突,更何况伊谢尔伦要塞地处最前线,一旦银河帝国发动军事攻击,伊谢尔伦必然首当其冲。然而,同盟政府却在这个时候将经验丰富的老兵从这处重要的军事据点调离,并以新兵滥竽充数,真搞不懂那低能的同盟政府在玩什么把戏!

政府此举,举国哗然,交相攻讦。但在一阵叫嚣之后,伊谢尔伦的军官们也只得赶紧处理眼前的问题,为了提高胜利的可能性,为了确保将兵的存活率,必须提升新兵的能力,使其足以独当一面,否则至少也得具备一半的实力。因此,除了让新兵参加实际战斗外,别无它法。

将这些速成的新兵编进伊谢尔伦驻留舰队的现役尚嫌太早了,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必须在声色俱厉的教官和老兵的指导下,接受严苛的训练。“混帐东西,来这里混的是吧!一群没用的菜鸟!”“想要死里逃生,捡回老命,就得拿出看家本领来!敌人是不会手下留情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打仗输了连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正义和勇敢!这点千万切记!”“快速攻击不如正确攻击!要抢先发射炮弹,也要看准时机,否则自己的位置会被敌人发现!”“反应迟钝!重头开始,再来一遍!”“回去重念幼稚园吧!这种程度也能毕业啊!来这里给我有点水准好不好!”

教官们疾言厉色,慷慨激昂,声音愈扯愈高,要是有人漏听或一时反应不过来,少不得要挨一顿臭骂。

像尤里安这种与生俱来就具有敏锐的理解能力和反射神经者,实在少之又少。但即使如此,若没有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苛厉训练,也

是无济于事，只要是新兵，成绩太差或太好都会被盯得很惨，这就是军队中特有的阶级社会，一个应予唾弃的弊端。

被殴打的人倒是没有，但仅限于伊谢尔伦驻留舰队，其他部队就没这等好事了。担任司令官的杨，对军纪一向要求从宽，唯独两点：一、军人危害百姓；二、上司对下属使用私刑——只有触犯这两点时，他才会和别人一样予以严格处分。有时候，一旦严厉起来，不但将转战八方，立下无数汗马功劳的军官降职严办，甚至还将其遣回同盟首都。曾有一名反复对部属使用暴力的军官遭到了遣返的制裁，虽然有许多力挽此人才能的声浪，但杨却总是充耳不闻。“身为一个军人，若因殴打毫无抵抗能力的部属而受到赞赏，那么军人便是人类的耻辱了。我们不需要这种军人，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

杨从不大声叫嚷，无论表情或声音，总是一派温和，但意志坚定，始终如一。

当尤里安表示想当军人的时候，身兼尤里安监护人的杨威利就显得很不高兴。“职业有千百种，你偏偏非要做军人不可吗？”

杨的表情和声音都充满了劝阻的意味。

杨威利自己是军人，而且年纪轻轻就升到上将的地位，在自由行星同盟军当中，一向被视为制服组中仅次于统合作战本部长库布斯里上将和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上将的第三号大人物。

所以尤里安若有志从军，先天上就比别人有利，但是杨从不认为军人是自己的天职，对于尤里安，他的看法亦然。但是一味地叫年轻人打消念头也行不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杨只好勉强地暂不发表任何意见。

身为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兼要塞驻留舰队司令的杨是尤里安的监护人兼保证人，但在训练场合里，这种身份对尤里安而言，并不见得有利。相对的，有些爱惹事生非的下级军官，反而常常藉此在背后批评他或对他冷嘲热讽。

人家是杨提督的养子嘛！当然天不怕地不怕喽！

搞什么鬼啊！真是有损提督的英名哪！

如果以为我们会因此怕他，就大错特错了！

他一定是在提督跟前苦苦哀求，才能来这里的。

不利流言令人恼怒，但尤里安只听在耳里，并不放在心上，因为他知道别人妒火中烧。伊谢尔伦要塞和舰队的士气精神，无疑在全体同盟军当中是最高昂的，尽管如此，仍旧无法扫除其中负面的感情因素，不仅军队如此，人类的所有群体之中也常常有这种无奈的情形，不是吗？

## II

分舰队的旗舰（司令舰）特里古拉夫是一艘以古代斯拉夫神话的军神之名来命名的战舰，造型优雅，洗练的机能美感，与杨的休伯利安旗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特里古拉夫是最新锐的战舰，于是有人暗地窃窃私语道：“一旦它分配到伊谢尔伦要塞，杨司令官一定会把指挥座移驾到特里古拉夫舰上。”但这种猜测落空了，于是又有人说：“要不然就是杨司令官认为军用旗舰用不着造得这么美观。”“为什么不用特里古拉夫？我觉得特里古拉夫的风格很适合做旗舰啊！”

参谋长姆莱问道，而杨的回答却使他无言以对，黑头发黑眼睛的青年司令官是这么说的——特里古拉夫的确是一艘外观出众的好军舰，正因为如此，她才不能做旗舰，那么美的军舰，一旦坐上去，光欣赏她的美都来不及了，哪还有心思作事呢？

杨的回答有几分真实，但尤里安觉得其中有蹊跷。他想，或许杨是觉得把指挥座从坐惯了的军舰上移走实在是太麻烦了，才是真正的原因。也或许杨对那些喜欢凭空想像，搬弄是非的部下感到不胜其烦，所以才故意这么说。但话又说回来，搞不好杨所说的是真心话也不一定呢！总之，尤里安仍然难以猜透杨的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

此刻在特里古拉夫的舰桥上，操作员忙成一团，他们正忙着在索敌系统上，搜寻一支来历不明的舰队，数量在一千艘以上，若不是从帝国大规模亡命而来的船队，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就是银河帝国军的

舰队，这份报告送达分舰队司令官亚典波罗少将手上，从少将到各舰舰长，中止训练并进入第二级备战状态的命令由上而下传达而至。就在此时，由于通讯电波的混乱和干扰，担任前哨的各军舰无不感受到敌人逼近的压力。

警报响了，发现敌人舰队！50分钟后接触！全体人员在战斗岗位候命！

紧张使全体将士的精神回路处于满溢状态，就寝中的士兵倏地跳起，餐厅顿时悄无人烟。在新兵当中，由于没有老兵在场，人人都被一种莫名的恐惧笼罩着，状极狼狈，他们穿战斗服的时间是老兵的二倍，手足无措，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只会在走道上四处乱窜，还被杀气腾腾的老兵们撞得鼻青脸肿，骂得狗血淋头。“真是的，搞什么东西！我又不是在带一群童子军作战！”

在舰内凝视着监视萤幕的亚典波罗少将，铁灰色的头发上面，戴着一顶黑色军扁帽，二十九岁的他是同盟军人最年轻的将官之一，在军官学校时，晚杨两年毕业，度量与勇气十足，堪称是一时之选的年轻才俊，只看杨将尤里安交给他，就是杨对他绝对信赖的证明。

分舰队的主任参谋拉欧中校皱着眉头道：“新兵和实习生也要出击吗？”“当然喽！”

亚典波罗大嚷一声。说到底，他们也是为了战争之故，才被分发到舰队中，反正迟早都得体验一下“第一次战斗”的滋味，对大多数甚至可说是全部的新兵而言，这场战斗未免来得太早了点。但到了这步田地，战斗已是无可避免，而欲仅以少数老兵来保护新兵，也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将新兵分配到各战斗单位，以补足重要的战斗人员数量。“他们也得参战！没时间让他们坐着欣赏战争了，让他们出动吧！”

亚典波罗在发号施令的同时，内心中不禁黯然神伤，这次战斗之后，有多少个新兵能安然无恙地回到伊谢尔伦要塞的宿舍呢？但在救援尚未赶到之前，也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伤害减低到最小程度。年轻的指挥官心中决定了“不求战胜，只求不败”的作战方针。除此以

外,实在也别无选择了。“亚典波罗少将的分舰队在回廊 FR 方位上与帝国军接触了,目前进入战斗状态……”

当通讯士官传来这个报告时,同盟军大将杨威利提督并不在要塞的中央指挥室,他不是一个连勤务以外的时间也坚守工作岗位的勤劳男子,到那里去了他也懒得跟别人说,不久,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是在要塞的植物园找到了正在长凳上午睡的青年司令官。“司令官,请起来!”

经这么一喊,杨把盖在脸上的帽子拿开,但仍不动声色,只以困盹含糊的声音应了一声:“什么事?”等听完了副官的报告,他才拿起帽子坐起身来。“边塞硝烟四起,北地春光无踪啊!真是麻烦,尤里安……”

杨习惯性地叫着尤里安的名字,环视了一下四周,最后与菲列特利加的视线相迎。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举起手来搔了搔头上的黑发,然后站了起来,一面戴上帽子,一面怅然若失地喃喃自语着。“我以为这个时候在那里不会有太大的危险,才把他送出去的……。”“他一定会平安无事回来的,因为他是一个才运兼备的幸运儿啊。”

明白菲列特利加的话欠缺说服力的杨,露出了微妙的表情,可能是察觉到自己说出了公私混淆的话。“有那么多新兵,亚典波罗想必很为难,我们还是尽早赶去救援吧!”

他那忧心忡忡的表情和声音,再怎么掩饰也看得出来。

被称为伊谢尔伦回廊的细长隧道状的宇宙区域,就是帝国军出现的空域。一月二十二日,银河帝国和自由行星同盟两军,偶然在此发生冲突而引发小规模战争。就战略上来说,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斗。这场战争可以说是典型的遭遇战,帝国军和同盟军双方都没想到会突然在此时此地遇上对方的舰队。

体制互异的两国,势力范围相冲突,争执的地点就在国境地带,由于双方都不承认彼此为对等的外交实体,从没有正式划分国界,所以其实国境只是空名,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这里充满了紧张、不安和敌意,是一处无音无形,危机四伏的漩涡圈,在这里绝对看不到

丝毫的和平迹象。然而,有时候仍有所谓“缓冲地带”的存在,因为无论敌我舰队,在执行日常警戒任务时一般都会尽量避免和敌军接触,说是松懈也可以,但话说回来,即使是可能性极低的情况,也应当做好万全的准备,因为人类无法永远保持周密的注意力,意外的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

尤里安是单座式战斗艇斯巴达尼恩部队中的一员,他穿着合身的制服,一边侧耳聆听舰内的广播,一边在母舰的飞机库中待命出击。“敌军兵力推定:战舰 200 到 250 艘、巡航舰 400 到 500 艘、驱逐舰约 1000 艘、宇宙母舰 30 到 40 艘。”“敌人规模也不大嘛。”尤里安想。

话虽如此,但粗略算起来将领士兵加起来也有二十万之众,他们的生命和未来,都寄放在与宇宙真空只一壁之隔的舰舱内。在敌人里面,也有人和自己一样,是头一次参加战争的吧?尤里安环视着身边的驾驶员们,老兵们个个吊儿郎当,一副自信满满的模样,与新兵们青一阵白一阵的神色相比,恰成对比。也许老兵们是在虚张声势,故作轻松,但是可怜新兵们却连虚张声势的余地也没有。“……敏兹中士!快点登上斯巴达尼恩!”

管制官的声音通过耳机敲打耳膜,在新兵之中,尤里安第一个被叫到。“是!”尤里安应了一声,连忙跑到他那刻着三一六号码的专用机上。

首先把记录着姓名、DNA 型态、血型(ABO 式和 MN 式两种)、指纹、声音、军籍号码和军阶等资料的 ID 卡,插进挡风玻璃的一处,斯巴达尼恩的电脑会阅读这些资料,再自动打开挡风玻璃,让驾驶员进来。

在操纵座里坐定后,系紧安全带,戴上头盔,电磁石会使头盔与战斗服紧密地接合起来,头盔有二道密码与电脑直接联系,传达驾驶员的脑电波,如果脑电波与电脑记忆中的驾驶员脑电波有异,头盔中会发射低输出、高压的电击,立即致人于昏迷状态。和孩提时代立体电视电影中看到的动作片不同,斯巴达尼恩绝对不会轻易被敌人夺

去，而且一架斯巴达尼恩只能由一位驾驶员操作。

戴上头盔的尤里安，机灵敏捷地检查机器和机内的装备物品。

盐的锭剂——这是在盐化钠的外层，包裹着一层粉红色的糖衣所做成的；浓缩维他命的塑胶罐；蜂王浆与小麦蛋白的混合筒等等，均是足以维持生命一周之久的营养补给品组合。

机体发生龟裂时的瞬间凝固树脂喷剂、信号弹、手控弹射器，以及钙质注射药品。这是为预防人体在无重力状态下丧失钙后，无法藉由进食或吃药予以补充而做的准备。内容计有：即效性镇痛剂、降低体温的模拟冬眠剂、有机锗剂、以及其它的医疗药品、压缩式注射器等等，全部组合成一套。

这一切只有在没有当场死亡的情况下，才派得上用场。同盟军在视士兵如同消耗品的作法下，口头声称这些是尊重他们生命的最大表现，还特别广为宣传，只是，这样就能够与美化为国捐躯之事并行不悖吗？

自己的死亡，任何人都可以预知得到。尤里安曾听人这样说过，是真的吗？少年半信半疑。于是，他询问曾经无数次飞越鬼门关的杨威利，杨的答复是：“一次也没死过的家伙，还大放厥词的谈论死亡，他的话可信吗？”

杨这时的严厉语气当然并非针对尤里安，但尤里安仍然面红耳赤地快快离开了……。“管制官，起飞准备全部完成，请发号指示！”

尤里安按照形式报告就绪，里面答复道：“好！进入起飞舱门！”

刹时间，十架以上的飞机脱离母舰，跃进太空中。尤里安所乘坐的斯巴达尼恩，沿着舰壁向舱门滑行，舰壁内有电流传送磁力，以牢牢吸附着斯巴达尼恩。

到达舱门门口时，电流自动停止，壁面的磁力也消失了。“起飞！”

斯巴达尼恩脱离母舰了。

## III

世界在尤里安的四周旋转起来。

尤里安吓了一大跳，然而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因为从有重力状态一下子移行到无重力状态时，上下感觉失调，连自己所在方位也辨别不清，这并非多经历几次就可轻易克服的。

呼吸与脉搏加速，血压上升，肾上腺素的分泌量也增加了，头盖骨的内部与外侧同时发胀发热，心脏和胃仿佛要从不同的方向跳出去似的，耳朵内部的三半规管撕裂般地鸣叫着，当撕裂声渐渐变小、变低、以至于消失后，才慢慢恢复平衡感与稳定感，前前后后约是二十秒钟的光景。

尤里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终于有时间来好好观察四周的环境了。

他现在正处于战场的正中央，黑暗与光明的交替，只在一转瞬间，彼此吞噬着对方的领域，黑暗的幽广深厚封闭了光明，光明则在结束生命的那一瞬间与黑暗相抗衡。

这时，一个景象吸引了尤里安的目光。

方才斯巴达尼恩在母舰脱离点的位置受到炮弹攻击并且发生爆炸，迅速膨胀白色光球在扩散之后又消失了。

尤里安心头为之一寒，在发射离舰的瞬间就已遭人狙击了。母舰的管制官算准了时间，及时让他起飞，尤里安铭感在心。

尤里安的爱机飞翔在充满死亡与破坏的空间里，中弹的战舰，翻转着爆裂的巨大船体，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同时，防卫性地发射出大量的能源来，猛烈地撞击敌人。失去操作员的巡航舰爆炸后的残骸以及残留其上的能源向四周散落，微弱的白光自尤里安的机旁泅泳而过。一道道的光束照亮黑暗，飞弹的电光划破宇宙，舰艇爆炸的光芒化成生命短促的恒星，照耀四方。所到之处，皆是无声的闪电交错横掠。

假使声音能够存在于眼前的世界，那么满溢邪恶的能源所发出的惊人咆哮，势将震破人们的耳膜，而狂妄之气亦将使全部人员变成永远的俘虏。

突然，一架帝国军的单座式战斗艇——王尔古雷猛然跃入视野，尤里安心脏噗咚噗咚跳个不停，仿佛要蹦出来了。他定了定神想重新看清来机，但它只留下视觉余像，便倏地迅捷移动而去。其动作之精锐、剽悍，决非泛泛之辈，飞行员必定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强者。尤里安可以想像出他瞪视着菜鸟般的敌人时，眼中所散发出的腾腾杀气和胜利的绝对自信。尤里安一面暗忖着，两手却已经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因为过度激烈的操作，斯巴达尼恩发出了抗议的震动。加速压的强烈变动，不断刺激尤里安的呕吐中枢，而在此同时，尤里安看见了以极近距离掠过机身的高能火箭弹。

也许是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吧，炮弹自身边呼啸而过，尤里安居然能够避开远比自己经验老道的敌人所发射的第一枚炮弹。少年感觉到战斗服的里面，全身的皮肤都绷得紧紧的。他无暇放松心情，眼前他必须密切注视萤幕上显现的敌人状况，同时必须读取左右两边小侦测器上显示的复数资料，以提高效率至最大限度，削减敌人的战斗力。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不然！斯巴达尼恩的设计师及操作手册的著作者，简直是要求舰艇的操纵者必须具备昆虫一样的复眼！所有斯巴达尼恩的驾驶员，还有王尔古雷上的帝国士兵，都必须接受这个过份的要求才能生存下去。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无理的要求，但也只得默默去做。

重新发动必杀攻击的敌人，带着更为锐利的杀气，再次向尤里安挑衅。光束如白热化的利牙向这方攻击过来，但是仍然没有打中！是尤里安躲过了呢？还是他没有瞄准好呢？……

无论如何，必须尽可能避免战机做直线性的移动。直线的移动，再有多大的可能极限也无法避开敌人的攻击。在宇宙空间的物体形状，或动物或静物，圆和球都是基本形状。

回旋——上升——下降。假设虚空中有一个看不见的球面，把

速度提高至最大的可能极限，沿着球面移动。不一定要按照计算的数值移动，因为那样反而可以逃过敌人的预测结果。当双方的机体擦肩而过，在最近的距离交错的那一瞬间，尤里安按下中子光束的发射按钮。

打中了！是真的吗？真的啊！

无色彩和有色彩的光爆炸成一幅盈满视觉的画面。爆炸的机体破片，自光球的中心喷射开去，化成霓彩，把宇宙的一隅装点成万花筒般的瑰丽世界。

此刻，尤里安·敏兹埋葬了生涯中的第一个敌人！而且这个敌人曾身经百战，无庸置疑，许多同盟的战友都丧命于此人手中，因此，许多我方的人都难以相信他丧命于尤里安手中。这个初尝战绩的黄口孺子，也没有想到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一股难以抑制的兴奋自体内涌出来，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像要灼烧起来似的雀跃着，但在这一股骄傲的热流里，却有一块无法熔化的沉重巨石，冷却了尤里安沸腾至顶点的热度。

那个被他打败的敌人浮现脑海——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有妻子吗？或者是在等待着恋人？……一架王尔古雷载着一个士兵的一生，而这个士兵的一生却牵连着无数的旁支，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延伸而去。

这并不是无谓的感伤，一个人的一生毫无理由地被切断了，何其悲哀！尤里安心中暗暗打定主意，在自己有生之年里，一定要将此事铭记在心！

帝国军各舰，开始有人在纳闷了。以现况而言，他们正处于优势，原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但是一股奇怪的感觉却不禁油然而生。敌人的战力并不均匀，虽然有人说伊谢尔伦的驻留舰队是同盟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但现在所见斯巴达尼恩上的敌兵，却有很多可说是以近乎自杀式的拙劣方式战斗着。原因何在呢？

帝国军指挥官艾思德尔夫少将是坎普上将旗下首屈一指的用兵专家，在此时他并不急于作全面的攻击，而是采取稳打稳扎的做法，

步步为营，谨慎应战，以确保优势，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也是慑于杨威利的威名使然。通常这种稳健的做法应当会颇受赞扬的，但这次的结果却被指责为优柔寡断。

伊谢尔伦要塞的会议室里，干部们齐聚一堂。虽有人指称“爱开会的杨提督”，但又不能取消会议，否则大概又会被批评成独断专行或独裁作风了吧！站在杨的立场，他是认为听听部属的意见也不错，总比自己闷着头想要好。这次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赞成尽速增派援军，唯一的问题在于援军的规模，待每个人发表过意见后，杨威利征询司令官顾问梅尔卡兹的看法。“客座提督的看法如何？”

此时最感紧张的大概是那些既不是发问者也不是回答者的其他座上的干部吧。

在去年以前，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仍是帝国军的一级上将，领的是银河帝国的俸禄。当贵族联合军被帝国的权臣——年轻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打败时，在副官舒奈德少校的力劝之下，他才放弃自杀的念头，到伊谢尔伦要塞投奔同盟军，成为杨威利的顾问。“依敝人的看法，既要增援的话，就必须派出最大限度的兵力，并且迅速行动，给敌人一个意外的打击，然后再收容友军，全速撤退。”

当梅尔卡兹提到“敌人”二字时，他那略显老态的脸上，浮现一抹凄苦的神色。即使是在莱因哈特麾下，提到“帝国军”这三字时，仍会令他感到一股莫名的惆怅。“客座提督的看法，我也赞成。在眼前，如果分批投入兵力，反而减少扳回一城的机会，而且还有可能助长战火扩大。全体舰队要快速行动，在敌人援军未到之前全力一击之后撤退，现在马上进行出发准备。”

干部们向司令官敬礼回应，就算他们对杨其它方面的表现有所不满，但对杨的用兵能力却绝对信服，一般士兵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看看大家的反应，杨对梅尔卡兹说：“我想请梅尔卡兹提督一同搭乘旗舰出击，可以吗？”

梅尔卡兹在投奔同盟军后位列中将，阶级在他之上的杨，原本不